

有酒食

甫跃辉

午夜县城，路边小饭店。六七人鱼贯而入，围坐在一张矮桌边，喊来一箱啤酒，点了几个小菜。刚刚我还有些稀里糊涂的，怎么才在家里喝酒呢，忽然到县城了？也不知道是谁提议要到县城的。现在，手握挂住着沁凉水珠的玻璃啤酒瓶，凉意由手入人心脑，酒意顿时散了大半。我们觉得人有些少，又打电话给几个朋友。很快，朋友陆续来了。县城里，彼此相距顶多一两公里，只要有空，过来是分分钟的事。就这样，添酒回灯重开宴。但后面的情形，我又记不得了，等到再次清醒过来，我已经躺在离县城十来公里的家里的床上了。

口中焦渴，腹内鼓胀，从床头柜抓过矿泉水瓶，猛灌了几口，起身趿了拖鞋往屋外走。哈，真是出乎意料，门外一派清辉。对门的两层钢筋水泥小楼被映照得异常明明，墙投下大块阴影，线条干硬，洁净，与月光对峙。几丛竹子，在对面楼栋旁轻轻伫仰。竹林边，一条灰白小路将对面的世界和我身处的楼楼隔开。我返身回屋，摸到手机，再次出门，想要把这一切摄入镜头。然而，试了几次，都不行，拍下的照片黑乎乎，即便能拍下月亮，也毫无光彩。我放下手机，心中怅然，只能独对这月景，无法与任何人分享。

阳台上，一丛三角梅，几株地涌金莲，还有一盆朱顶红，静静地不发出声音。我站了好一会儿，仿佛是和这几样植物站在一起，是和它们分享着这珍贵的时刻。然而，渐渐的，眼前开阔的世界开始忽而变得逼仄，我开始回想，我究竟是怎么回到家里来的。手机里没有一条信息能为我提供线索，我也不可能下楼去问爸妈。这真是让人气闷的时刻。同时，世界依旧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鲜活面目。

如此彻底的“断篇”，在最近不止一次了。上次是在长春，喝酒后回到屋里，睡了一觉醒来，去机楼路上，看手机才发现，头晚跟爸妈视频了一小时。一小时啊！都聊了什么？过了好一会儿，硬着头皮打电话过去，问昨晚怎么视频那么久。妈说，我昨晚说了吧，你喝醉了，今天肯定什么也不记得了，你昨晚还说要带我们去哪儿哪儿玩……

酒是一种什么东西呢？一种欢乐散，一种迷魂药，一种安慰剂，一种失魂乐……一种最简单的让人改变自我，重新来过的方式。随着我越来越容易喝醉，每次喝酒，就是一次历险。前阵子在保山城里喝酒，有一位朋友说，每次喝多后，第二天醒来，经常会想，自己怎么还活着？自己竟然还活着！我明白，他说这话，并非厌世，而是出于一种带着恍惚感的庆幸——似乎也不完全是庆幸，是一种对“活着”这件事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不真实感。

每次大醉醒来，我也会有这种感觉，脑袋里木渣渣的，就如朽坏的木头。许久，我才能渐渐感知到自己的身体，渐渐明白自己身在何处。慢慢的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很多东西慢慢回来了，包括自己的名字，自己是做什么的，自己的过往和现在……这感觉，就像是一台电脑被重装了系统。虽然这样的状态让我不安，让我深陷虚妄之中，但我发现，这也是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契机。

我会不由自主地想一些最原初的事情，比如宇宙是怎么回事？地球是怎么回事？日月升降怎么回事？水往下流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一个写作的人哎，写作是怎么回事？虚构怎么回事？非虚构怎么回事？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它们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那些我还没来得及读的书，又是怎么回事……这些最原初的问题由大至小，由虚渺到具体，终于让我艰难地回到此时此地具体的这个“我”了。

这是一个新鲜的我，我看到的一切，也都是新鲜的。

如果天气晴好，我常常会怀着一颗虚空的心，在日光里坐一会儿，东看看西看看，这世间的一切，会让内心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满足。

当然，这样的体验不是每次醉酒后都会有的。更多时候，酒后第二天，只会觉得难受，包括身体上的难受，还包括心理上的难受。这比重新审视自我和宇宙的话，更让人觉得可信。人都更愿意相信那些俗常的、难堪的事，什么生命啊宇宙啊之类的，听起来总是虚浮甚至矫情的。

在酒桌上，别的酒桌上发生的故事总是最好的下酒菜，这些故事无论听起来怎么夸张，怎么不合情理，也会因为这些故事的粗鄙，让人愿意相信，他们真的在别的倒霉蛋身上发生过。同时，这还让人觉得，自己此刻仍能品鉴别人的故事，足以佐证自己还清醒着，大可以再喝几杯。

比如听磊哥讲，他第一次和罗叔等人去我家里吃饭，饭前要打牌喝酒。我说，谁跟我一家呢？谁跟我一家是要多喝酒的。磊哥自告奋勇说要跟我一家，果然，多喝了好多杯，以致他喝多了，连

罗老师都不喊了，而是直呼其名了。如今好多年过去，罗叔还会不时在酒桌上，兴味盎然地说起这事。再比如教过我小学的刘老师会讲，有一年他和一拨朋友去我家喝酒，喝着喝着，都有些多了，不知怎么的，我从家里翻出一瓶茅台要跟他喝——广州的涛哥跟我去爬高黎贡，这是他带去家里的两瓶茅台之一。刘老师说，甫跃辉抱着那瓶茅台，说这酒只让刘老师喝，别人都不能喝，弄得我好尴尬，我只能说，好酒要大家一起喝。甫跃辉仍旧抱着那瓶酒不放，说我就是只让刘老师一个人喝……这故事，我听那天在场的好几位朋友说过，版本大同小异，说完了，大家都很开心。

我有时候也会讲些故事。比如讲七八年前去山东，就在徐志摩遇难的那座小山脚下，跟几个朋友小聚，酒足饭饱后，三位小我十来岁的写诗的小伙子又到我屋里去，接着喝酒聊天。记得屋里只有几瓶临时买来的啤酒，也没下酒菜，我们人手一瓶，有的坐沙发上，有的坐在上，喝着，聊着，忽然，其中一位半躺在床上，挺身而起，梗着脖子，想要往卫生间跑，但仓促之间，却两眼茫然，嘴巴鼓突着，猛地张开，朝正对着的墙上喷射出一股浊流，犹如一条灰色长龙，裹挟着腥臭之气，一头撞在墙上，龙浆迸裂，龙髓四溅。这满墙的秽之花，让我们几人都怔住了，或者说，是把我们都镇住了。我们知道，大惊小怪会让那人难堪，又都想要显出见过大世面的样子。就在这大平面墙秽之花的注目下，我们继续聊天，喝酒，直到夜鸟在屋外高高的白杨树上发出吃语，这才各自散去。

举着酒杯的众人不由得发出一阵笑声，兴许个个脑海里，都会浮现白墙上那朵灰暗的花。趁热打铁，我不得不再讲另一件事。

那是我本科毕业时候的事了。本科四年，同学们同吃同住，感情很深。奇怪的是，彼时班里并没有一对恋爱的，顶多有几对爱而不得的。所有的暧昧来不及开花结果，毕业时刻就到了。有的同学要出国，有的要工作，还有的要继续读研，总之，很多人是要就此天各一方了。毕业散伙饭起初还是欢乐的，渐渐的，简直有几分易水送别的味道了。酒过三巡，各桌之间开始相互敬酒。我们这桌暂时按兵不动，等着别桌过来，不多时，几个女生过来了，其中一位女生，我知道是喜欢我身边的哥们儿的，她向他敬酒，他举起杯子探过去，不想她伸过杯子猛地一撞，当一声响，两只钢化玻璃杯热情相拥，酒水四散，杯子竟然碎了。用钢化杯干杯，竟然能撞碎？！这真是我从所未见之事。我以为，这是那夜里唯二不幸的两只杯子，不想最后结账时，我刚好路过前台，听老板说，你们砸碎了四十多只钢化杯……我暗暗咂舌，往卫生间去，推门而入——幸好脚还没落下去——只见那下沉式的卫生间内，满满当地荡漾着汤汤水水（一瞬间，我不禁想到闻一多先生的那沟死水了），差一点儿，我就要扶着门框往里加了点儿料了。那几个白色小便池，抬眼即见，而我与它们却如同隔着万水千山。我不得不退回来——故事讲到这儿，听故事的人，或许会在脑海里浮现我描述的这些场景，惊叹，震惊，乃至忍不住干呕，但这不仅没让我们放下酒杯，反而连连嚷着，干杯干杯！

然而，那天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

我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饭店，有的回家，有的往复旦南区宿舍去。有位北京的满族同学，身高体壮，那时候我刚刚一百斤出头，和他相比，好比小丘之于泰山。那天他喝多了，我是清醒的，我搀扶着他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他像架一支拐杖一样，把我架在他的身边。我们摇摇晃晃，三步两退地往宿舍走去。那段路大概只有一公里吧？走来却堪比西天取经。好不容易回到宿舍楼下，他却不愿上楼，非要在楼下坐坐。我们坐在一盏路灯下，前面是男生宿舍，身后是女生宿舍。他已经坐不稳了，身子左摇右摆，说着说着，哭了，哭着哭着，歪在我怀里。我多少有点儿尴尬，又很好奇，莫非有什么爱而不得的故事？我几番安慰，效果甚微，到后来，他竟至嚎啕。许久，待哭声稍弱，我又一次问，怎么办呢？这么伤心。同学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哽咽道：皇帝没了！大清没了！

噫，我差点儿没把他撒在地上。

第二天，仍在宿醉中的我们，一早前往上海虹桥火车站。送的正是昨晚那位北京同学，我们都买了站台票，一直将他送到火车边。似乎仍是绿皮火车？我记不大清楚了。总之，大家在火车边依依惜别，泪洒当场。我那时已经保送研究生，自是在送行的队伍里。或许像有位女同学说的那样，我因为会继续待在学校，并不能体会他们的悲伤，所以我一滴泪都没有。不多时，发车时间到了，同学不得不上车，上车后走到自己的位子，又隔着车窗跟我们挥手——本来，只要此时火车缓缓开出去，这可以说是告别的完美范式，但火车迟迟不开，我们只能隔

着车窗一再挥手。到后来，大家眼中的泪水都流干了，隔着玻璃面面相觑，彼此都有些尴尬，又过了一时，火车仍未开，同学只能下车来，再跟我们告别一次。这次没人流泪了，人人嘻嘻哈哈，说笑打闹。我看着同学，不由得想，他还记得昨晚醉后说的话吗？或许他真在心里念着谁，那不着边际的话，或许只是遮掩之词罢了。尚不及多想，列车员招呼乘客上车了，同学再次和我们拥抱，转身上车，还没走到自己的位子，火车开出去了。我们脸上的笑都还没来得及收敛，真正的告别就这样到来了。

我们或许仍旧在宿醉之中？抑或我们过分沉浸于离愁别绪？很快，我们发现自己竟然迷失在火车站下了……

这后半段故事，是容易让人生出感慨的，我们感慨少年多情，感慨青春易逝，感慨岁月不居，老之将至。而感慨是极好的下酒菜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？我和这些同学大多数都没再碰面，无论当年发生过什么事，乐事也好，糗事也好，憾事也好，都已如过眼云烟，但他们每个人的脸，仍很鲜活地浮现在我的记忆里。在喧嚷的酒桌上，我蓦然想起他们，不由得讲了这些陈年旧事，于是，又和朋友多喝了几杯，思绪渐渐迷失在夜色的迷宫里了。

风吹柳树满店香，吴姬压酒唤客尝。金陵子弟来相送，欲行不行各尽觴。请君试问东流水，别意与之谁短长？

真喜欢这首诗啊，每次读到，先是闻到柳花香，闻到酒香，继而看到路边的小店，看到劝酒的吴姬，看到送别的金陵子弟，看到端着酒碗吟诗的李太白。大唐风流，人生聚散，尽在这短短一首诗里了。然而，我知道，告别是没法一直这么诗意的，因为很多人是来不及告别的，还有很多告别，是我们当时并不知晓的。

想起2017年11月，到青岛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，在崂山和海边盘桓几天，遇到老作家刘玉堂。我之前就知道他，却没读过他的作品。几天活动里，虽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但并没多少交流。最后一天晚上，席上酒酣耳热，有人提议表演节目。这一向是我的弱项，很希望前面表演的人多耗费一些时间，兴许就轮不到我了。一人一人往下，眼看快到我，刘玉堂先生站起来，说要给大家唱一唱《小放牛》，大家鼓掌很热烈。清了清嗓子，就听他说，《小放牛》是用笛子伴奏的，笛声一响，牧童唱道：

“天上的娑罗什么人来栽？地下的黄河什么人来开？什么人镇守三关口？什么人出家他没回来么咿呀嗨？什么人出家他没回来么咿呀嗨？”

停一停，他又说，这时候村姑便答：“天上的娑罗王母娘娘栽，地下的黄河是龙王爷来开，杨六郎镇守三关口，韩湘子出家他没回来吧咿呀嗨，韩湘子出家他没回来么咿呀嗨。”

这些突兀的问与答，有种直击人心的力量，更加上刘玉堂先生的声音低回，有些沙哑，仿佛细细风声里夹杂着苍老的烟尘，更让这首曲子展现出一种奇异的魅力。我以为，就唱到这儿了，不想玉堂先生继续唱下去，仍是突兀的一问一答，内容从古到今，无所不包，落脚则在男女初萌动的情爱上。

那晚，这《小放牛》的歌唱，跨越了几十公里的路途。因为回到酒店楼下，有几个意犹未尽的，就到酒店楼下小酌，喝着喝着，玉堂先生又接着唱那还没唱完的《小放牛》。一节一节，仿佛无有穷尽。当我睡下了，耳边仍萦绕着这动人的曲调。活动后，有幸获赠玉堂先生亲笔签名的散文集《戏里戏外》，翻开第一篇，即是《单说〈小放牛〉》。玉堂先生开门见山道：

近年每当朋友聚会，要出个什么节目的时候，我一般都要不厌其烦地说唱一下《小放牛》。为什么会不厌其烦？因为印象深，能背过。什么时候看戏印象深？我认为是少年时候，似懂非懂的时候，看戏的过程中有故事发生的时候，以及那剧情能引起你联想或共鸣的时候。

于我来说，初听《小放牛》，也算是“有故事发生的时候”了。而且，这故事还有后续——大概过了半年多？玉堂先生发来一则短篇小说让我看看，这小说最终没能刊用。我躊躇半天，想怎么跟他说呢，后来还是直说。他并没恼火，说是自己年纪大了，笔力不逮了。我跟他说，希望他有满意的作品再给我们看看。他说好。然而，我没等他新的作品，过了不到一年，他便过世了。

就如《小放牛》里匆匆行进的历史，时间的脚步从不会停留。玉堂先生西归后两年的又一个有关喝酒、有关歌声的夜晚浮现在我眼前。

那是前年，2021年10月假日期间。我和家人前往云南麻栗坡后，转道往昆明，计划停留一夜后回保山。

昆明，我几乎只熟悉翠湖一地，那晚就住在翠湖宾馆。翠湖宾馆边饭店众多，我最熟悉的是石屏会馆。那晚，约了五六位师长在这饭店相聚。我匆匆赶到时，他们都已经到了。坐定后，吃饭，喝酒，慢慢的，气氛热络起来了，原本有几位是彼此不相识的，这时候也显得很熟络了。

我的右边是诗人雷平阳，左边是哈尼族作家存文学，他俩不时隔着我相互敬酒，聊天。我想到雷老师写的那首很有名的诗，《存文学讲的故事》，当放映员张天寿陨落山谷后，那只陪伴他的八哥孤零零地在山谷里飞来飞去：

大雾缝合了窟窿/山谷严密得大风也难横穿……/之后的很多年，哈尼山的小道上/一直有一只八哥在飞来飞去/它总是逢人就问：“你可见到张天寿？”/问一个死人的下落，一些人/不寒而栗，一些人向它眨白眼

我也听存老师讲过很多故事。2019年10月，我计划带着全家从上海到昆明，去圆通山，去石林，再去抚仙湖，最后到安宁温泉，然后转道昆明回保山。存老师知道后，竟然租了一辆车，一路陪着我们走了四五天。这一路上，他给我讲了多少故事啊？单是陪着我们逛圆通山动物园时，在树下休息，他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好多。只记得都是有关少数民族的，人物鲜活，情节曲折，用词大胆，然而，具体的内容，竟全然忘却了。

翠湖边这晚，人多话多，气氛热烈，自不是听某个人细细讲故事的时候。渐渐的，存老师有些醺醺然了，起身要给我们唱一首歌，一首哈尼族民歌。那曲调，悠长婉转，明亮里略带悲凉。他曲调，悠长婉转，明亮里略带悲凉。他不懂歌词的意思，但我仿佛听懂了这首歌。歌挺长，唱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想起掏出手机录像，幸好，我掏出手机录像了……想起好几年前前在昆明，中午我跟存老师就喝得差不多了，他说要带我去路边小店洗脚，解解乏。过马路时，他忽地攥住我的手。被一个年长自己三十多岁的男人攥住手，是鲜有的事。我有些别扭，但他攥得很紧，生怕我被过往车辆撞到似的，我也只能听之任之。回想起来，那手的宽厚和温软，仿佛仍触之可及。

不知何时，酒宴散去了，我独自走在翠湖边。想起好多次在翠湖边喝酒的事，比如和朋友喝到找不到归路，比如和同学买了几罐啤酒坐在路边喝……天气微凉，湖面幽暗。灯光底下，夜色浸透的湖水，流动着黝黑的光。几只早早来到翠湖的红嘴鸥还没

睡去，兀自在水面和湖堤边的柳树间飞来又飞去。

红嘴鸥飞来又飞走，飞走又飞回，一年便过去了。去年11月，忽然听说，存文学老师过世了。他才七十岁，他一点儿都还不像七十岁。

那几日我在老家，朋友约我去爬道人山。道人山在保山隆阳区，最高海拔3659.6米，是保山境内仅次于高黎贡的山峰。中午到管护站吃饭，喝酒，然后要上山了，我们得精简行装。朋友见我包里塞着一本书，说带着书做什么啊？爬山时又不会看。说着，便将书从包里抽出来。我不吭一声，抓过书，重新塞进包里。这本书，是《碧洛雪山》，而道人山属于碧罗雪山山脉。

我和存文学老师相识，源于刘杰导演执导的电影《碧罗雪山》，这电影是由他的小说《碧洛雪山》改编的。那是201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，存老师约我去参加电影首映式，我坐在放映厅里，听了两小时听不懂的傈僳语，而里面的派出所民警说的唯一一句普通话，电影里的男主人公却听不懂。当电影来到尾声，音乐响起，我的内心是无比震动的。很长时间，我将这首同样名为《碧罗雪山》的曲子当做手机铃声。而今，刚刚得知存老师过世，我又找出这首曲子听了几遍，又翻出他送我的书，塞进登山时背的包里。

一步一步，我们在一株一株高大的马缨花树下缓缓攀升。千树万树，万枝亿枝，数不尽的花苞攥着小拳头，小拳头里攥着春天鲜红的秘密。春天还没来，这秘密还没人窥见。这一座座大山，就如同一个个怀揣着炸药的哑巴。

但我分明能够想象，只需一缕暖风，这满山满谷的马缨花一夜盛放，是何等热烈，又是何等寂静。

生命亦如斯，无人不在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着，却在别人的世界里寂静着。我完全不知道存老师最后的日子经历过什么，他也不会知道，在他过世后，会有人背着他的一本书，吭吭哧哧地爬上一座他从未涉足的大山。

凡此种种，虽有遗憾，但总归有过推杯换盏的欢乐时刻，有的人，却是相识已久，终不得一见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最近，我刚从老家返回上海来时，收到一套三本的散文集《汤世杰散文选》，作者汤世杰老师前阵子刚跟我联系，说要寄我这套书，待我收到书，汤老师已然“看到了无，看到了空，看到了对岸的青山，近处的江流”（出自汤老师最后一条

微信朋友圈）。

我和汤老师刚认识不久，恰逢我到昆明。想起来他跟我说过，到昆明一定约他相聚。那次，昆明一位很热情的朋友问我想要什么人，我说了一串名字，他说，他来张罗就好，不用我约了。待我晚上过去，却不见汤老师。我说汤老师没空？朋友一楞，说听错了，以为我说的是另一位。我虽然心有遗憾，但也没觉得有什么，也许明年，也许后年，我就会跟汤老师在翠湖边碰面的。后来，知道他回老家湖北宜昌了，我又想，兴许什么时候，我们就会在那浩浩汤汤的长江边碰面，用明月清风下酒了。

这些故事是不适合当下酒菜的吧？因为缺乏夺人眼目的画面，也缺乏曲折往复的情节，故而不适合在酒桌上讲。但它们同样是喝酒这件事带给我的珍贵记忆。当我喝得不知所云，喝得不知今夕何夕，这些人，这些事，我仍然记得。

如果日子里都是曲折往复的故事，都是夺人眼目的画面，也挺头疼的吧？反不若空空荡荡的好。又不知几日几月后，我来到四大山腹地的东篱风语。事实上，头天我才跟学斌到这儿喝过酒，回县城住了一夜，又上来了。

正是暖冬时节，山坳里的油菜花开了，桃花也陆续开着了。午饭后，日光普照，四野高山簇拥，树林稠密，草坡平缓，鸟声稀疏，寂静如水一般从湛蓝的天空渗漏。我和学斌相对而坐，面前的小木桌上，搁着一瓶飞鸟和一瓶悠然。不紧不慢地，我们小杯小杯喝着。偶尔有人来，我们起身跟他们打招呼，说过来喝酒，过来喝酒！他们便过来坐下，接过酒杯喝了，说上几句话，又走了。我和学斌继续聊天，喝酒，不时看一眼远处草坡上玩耍的两个五六岁的孩子。这样的日子，亦如这喝酒的过程，无所用心，无的放矢，无望无碍。

天上不只有太阳，还有月亮，日月同辉，原来是如此平常。遂想起一首诗：

山人住深山，日与山为友。山风吹我衣，山月落我手。起行山随身，寂坐山到牖。爱山不厌多，看山不厌久。无事访山居，饮尔山中酒。

但那时我只想起这首诗的三四两句，想要用手机查一查全文，却发现没信号。我还想起诗人雷平阳的一句话，这倒不需借助手机查找。那是在昆明作家半夏老姐的办公室里看到的老雷写的一幅字：“有酒食。”

民以食为天，固然是真理。但在饱腹之外呢？所幸有酒，从粮食里萃取的精华，以其纯澈，以其酷烈，大概能促成某种精神性的圆满吧。有酒有食，是最好好的人间岁月，也是蓦然回首时，难得的生命记忆。

喝完最后一滴酒，山影已如夜色笼罩。云朵被黄昏的风驱赶着，千里迢迢赶来，滚了一圈金色，仍不失其洁白，那聚敛大地水汽的身躯，重达几百上千吨，仍不失其温柔。大云无声，正缓缓覆住我们的头顶。

2023年3月14日 22:27:01

筆會

谿仙玩月圖

（国画）

谢时臣
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